

用俳句和随笔触摸中国

大陆逍遥



韓非子も百恵もありし夜店かな
夜間店，售韓非，卖百恵。

波柿のここにもありて蘆溝橋
这里也有苦涩的柿子。卢沟桥。



我慢せよ北京秋天あと一日
忍忍吧，再过一天北京就到秋天啦。

長城は三方にありそぞろ寒
长城三面环，景仰，战栗。



白菜の壁見て過ぎし胡同かな
穿胡同，满眼白菜垛成墙。

屈原の墓守りたる鳥乳む
鸟儿，守着屈原墓交尾。

『小蜜』は『情人』なりと夏の儒者
夏日儒者有感：“小蜜”乎“情人”。

我送る末黒野の果て陸の果て
送我——田野烧荒的尽头，大陆的尽头。



(日) 岩城浩幸 岩城敦子 著
田建国 董 燕 译

辽海出版社

用俳句和随笔触摸中国

大陸逍遙

劉衍森 著

(日) 岩城浩幸 岩城敦子 著

田建国 董 燕 译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陆逍遥 / (日) 岩城浩幸, (日) 岩城敦子著; 田建国, 董燕译. — 北京: 五洲传播出版社, 2005.4

ISBN 7-5085-0691-X

I. 大...

II. ①岩... ②岩... ③田... ④董...

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

IV. I313.65

大陆逍遥

著 者: (日) 岩城浩幸 岩城敦子

译 者: 田建国 董 燕

责任编辑: 邓锦辉

装帧设计: 田 林

制 作: 北京尚捷时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五洲传播出版社 (北京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 邮编: 100038)

承印者: 北京外文印刷厂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60 千

版 次: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085-0691-X/1 · 53

定 价: 32.00 元

目 录

代序：俳句与汉俳的交流——林林先生访谈录 5

自序 / 酩酊散人 13

酩酊散人之部 19

晴雨之部 129

后记一：回国那天 / 晴雨 182

后记二：回国以后 / 酩酊散人 185

译者跋 / 田建国 189

附录一：日本俳句与翻译散谈——写在翻译日本平民俳人
酩酊散人和晴雨夫妇俳句随笔集《大陆逍遥》之时 / 田建国 192

附录二：作品索引 214

代 序

俳句与汉俳的交流——林林先生访谈录

时间：1993年12月15日9时

地点：中国日本友好协会（北京）

人物：林 林（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、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、著名诗人和学者、翻译家）

岩城浩幸（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北京支局支局长、记者、民间俳人、俳志《童子》同人，俳号酩酊散人）

岩城敦子（岩城浩幸夫人、民间俳人、俳志《童子》同人，俳号晴雨）
田建国（译员）

久闻林林先生俳名，景仰之余渴望当面讨教，遂恳请先生百忙之中拨冗谈谈俳句和汉俳及其交流，幸蒙先生慨然相允。

先生学识丰富，虽届高龄，但精神矍铄，兴致盎然，侃侃而谈，使人获益匪浅，感慨折服。

林：欢迎你们来采访。可以聊聊俳句和汉俳交流的话题，我也很高兴。

现在，日本的俳句已经国际化了，各国都写作。但是，写作的人有一个对俳句的理解问题。俳句在日语里是一句，共五七五三联十七个音节。但到欧美和中国，用其他语言来写的时候，十七个音节的内容就超过了日语的俳句了。特别是汉语，一个音一个字，一个字一个（或多个）意思，与欧美各国的语言内涵又不



与林林先生在一起（左为晴雨，中为散人）

尽相同。汉俳就是用汉语写的俳句。有人误会汉俳是汉诗式的俳句。其实不然。在中国说汉诗，指的是传统的旧体诗，并不能包括口语的汉俳。

一些写俳句的日本朋友说，汉俳的说明解释太多，过于冗长。这有一种批评的意味。依我看呢，当然，既然是诗，就不能说明解释，是要表现。把感情放进去，有言外之意，这才是好作品。与日本的俳句相比，汉俳就不太像短诗了。这既反映出诗形及文学的差异，也有各国人对本国诗的审美和习惯的问题。

不过，既然写的是汉俳，当然就要与俳句沾边，对日本的俳句有所依据。那就是五七五、季语等手法和形式。在当前，我们尊重日本俳人的习惯，不准备改变五七五，不管是用文言还是用白话写汉俳，都不打算改变五七五。切字就不一定要了。至于季语，现在有争论。在欧美，历来不注意季语。而在中国，诗里还是有春夏秋冬的季节感的传统的，但不成定规，这有点像日本的短歌。虽然在俳句里季语成了必要，但也有一些日本的著名俳人写过没有季语的俳句。这是有例可举的。日本现代俳句协会会长金子兜太先生好像就说过，外国人写俳句不一定非要季语不可。

总之，写汉俳有时用得上季语，有时就用不上了。如能用得上，我想会有助于诗美的。

二

林：我在试写汉俳之前，学习过俳句也试译过俳句。翻译时我一般都选择高水准的、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俳人和作品。古典的有芭蕉、芜村、一茶。我把他们三位译出后出了一本《日本古典俳句选》。这种工作是一种尝试，希望中国文学界更多一点理解俳句。除了翻译作品，我还写论文介绍作者和作品及其时代背景。再就是翻译介绍近代俳人及作品。我选了五位：正冈子规、夏目漱石、河东碧梧桐、高滨虚子、水原秋樱子。我觉得少了点，但要选出第六位困难挺大，因为可以列为第六位的俳人不少。

至于现代的，那就太多了。因为人选不好办，所以目前还没有打算搞一个现代俳人的诗集。而我个人呢，恰恰收到一位俳人的书最多。这位俳人就是鹰羽狩行。他现在是日本俳人协会负责人之一，主宰俳句杂志《狩》。我感谢这位先生的好意，他经常请我写汉俳在他的杂志上发表。真是盛情难却。后来他到中国来旅行，回去后出版了旅华俳句集，叫《长城长江抄》，要我题签并写一首汉俳当序。我答应了，并联系书名的意思用五七五写了一首汉俳：

鸟瞰在秋空
长城长江两条龙
龙头向海东

他还提供了若干自己的自选集以及专论性质的书和许多短文给我。这样我就有条件阅读研究他的作品了。后来我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发表在著名刊物《世界文学》的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专号上，介绍他和他的作品，颇有影响。这样一来，也算是把日本的古典、近代、现代的俳句向中国读者作了微薄的介绍，为中日文

学交流做了点实际工作。

现在中国有许多汉俳作者，老中青都有，甚至还有中学生作者的作品参赛获奖。正冈子规故乡松山的中学生已组团来中国多次，每次回去都要写几句俳句交稿。中国的学生与他们交流写汉俳。日本学生想学汉语，中国学生想学日语，一来一往就有了感情。注意下一代人的友好交流是个重要的工作。

三

岩城：我们夫妇投稿的杂志叫《童子》。“童子”的典故出自芭蕉的名句“俳谐乃三岁童子也”（宁让三岁童子作俳句之意）。杂志的主宰是辻桃子女士。我们是《童子》的同人，她也就是我们的门师。

今年9月，她偕几位门人来北京旅行，并按传统习惯举行了句会。当时，我们都写了几句，而老师则创作了三十多句，发表在最新一期《童子》里了。恰巧前两天刚刚寄到，我们就给您带来了。

林：很好！我看到了你的一句作品中用了“秋老虎”一词，这扩大了俳句语言的范围。如用“酷暑”、“残暑”之类就太文雅了点。用“秋老虎”倒有点京味儿。

语言的口语化，是俳句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赞赏一茶的。他用口语，有时甚至用方言。我读过一茶的全集，是信浓每日新闻社出的。里头有一卷专门讲语言的。我认为一茶是位语言大师，他的作品中语言用得最多最好。我读过他关于语言的书，里面搜集了日本各地的方言，而且都列了出来。后人校勘日本的语言书籍时都参考他的书。关于这点，日本有什么评论我不太清楚，但他在俳句语言上的确很出色。

你能大胆使用“秋老虎”一词，可能就有一茶的影响吧。

岩城：也许吧，说不清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写的是北京的秋天，我又喜欢“秋老虎”的语感，就下意识地用上了。很高兴您欣赏“秋老虎”一词的使用。谢谢！



俳句杂志《童子》月刊封面(1993年8月号)

四

岩城：我常在《童子》上发表俳句作品，俳号叫酩酊散人。

林：这么说，你喜欢李白咯。

岩城：是的。我取“酩酊散人”这个俳号时，说老实话，心里想到的就是李白。

林：真有意思！那你是不是真的喝到酩酊的程度呢？

岩城：反正兴致一来，一醉方休。

林、岩城：哈哈……

林：是吗？李白是“斗酒诗百篇”。那你喝斗酒能写俳句几首呢？

岩城：惭愧惭愧，我怎么能比得上李白啊！

林：你既然也是一喝酒就能写东西，那么多喝就可以多写啦。

.....

说到李白，我写过一篇小文指出，一茶也是受到李白的影响的。我为什么这样主张呢？我查阅一茶的年谱时，发现他曾用过一个笔名，叫做圯桥。这个笔名是有来历的。楚汉相争时，和韩信、萧何一同辅助刘邦打天下的还有一位，叫张良。他曾经得到仙人黄石公的指教，很有谋略。张良为了向黄石公请教，四处寻找他，终于在圯桥这个地方碰上了他。这个老仙人就脱下鞋子扔得老远，让张良捡回来。张良就去捡了回来。最后老仙人觉得张良这个人是可以培养的，于是就指点他，并给他打天下的兵书。圯桥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。李白在诗中曾写过这个故事。后来我再一查，一茶的俳句中有一句也讲这个故事。一茶的作品中还有许多与李白的诗相通，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。你不是喜欢李白吗，我就拿一茶来跟你攀亲。我有这么一篇文章，找出来送给你参考。岩城：非常感谢！

五

岩城：这是今年1月去三峡采访时写的六句俳句，当地一家杂志打算发表，于是我请田君译成了汉语，一并请您指教。

林：三峡这个题材大家写得很多。毛泽东主席也搜集唐宋人写的到四川旅游的诗。

岩城：实际上，我们夫妇每个月都向《童子》投稿，写了不少吟咏中国的俳句。我们打算把它们汇集起来，在每句之后加上相关随笔，整理成册。原想尽快完成的，可一直拖到现在也没能脱稿。这是部分参考书稿，只有我写的几句及有关随笔。将来全书脱稿后，一定呈上请您斧正。我们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在您的指导下，请田君将书稿翻译成汉语，争取直接在中国出版。到时恳请您不吝赐教！

林：不敢当！不过我祝贺你们！夫妇一起作句写书，太好了！我希望到时能欣赏到你们的优美诗情。你们来北京多久了？

岩城：快两年了。

林：还能住多久？

岩城：大概还能住一年左右吧。

林：那太好了，还能多旅行一些地方，写写中国。这也是俳句交流的一种形式嘛。

我刚才提到的金子兜太先生是我的好朋友。他曾向我提出，要出一部合作的书，把俳句和汉俳都收进去，并附上译文。当时日本方面人多，每人一首；中国方面人少，每人好几首，最多的是六首汉俳。汉俳作者以赵朴初先生为首，他是用文言写的。钟敬文先生也是老一辈人，九十多岁了。他是民间文化专家，著名教授。他是用白话写的，有的还带季语。我写了五首，都是讲花的。这很取巧，花本身就是季语。我用拟人法把花写成人了。苏东坡有一首诗，讲的是夜深了，海棠花睡去了，而他在月下看花中的美人。我就反其意而用之，说夜深了，海棠花却在月下等苏子。从这个角度表达他们之间的感情，似乎变得有些爱情关系了。今天我带来了一本，送给你，请你指教。

岩城：不敢当！我一定好好学习。谢谢！

林：我还送你一本书，是翻译成日语的我的文集。书中有我学习俳句的笔记。有的是从各个角度阐述的，写得长了些；有的在《俳句》杂志发表过；还收了一篇小论文《世界最短的诗》和关于日本文化的文章等。请你不吝指教。

六

林：田君，你搞翻译，尤其是俳句翻译，那我也顺便谈谈俳句的翻译。

翻译的工作，我觉得很有讲究。俳句是五七五，就有人认为也应该翻译成中文的五七五。其实，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。前面讲过，日文往往是好几个音才表示一个意思，而中文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。如果一味用中文铺开，自己就要加油加酱，失去原句的含蓄、

精炼等味道。当然，尽管如此，我也曾尝试过用五七五三行诗式的俳句翻译，但并没有加进去什么东西，还是忠实于原文的。这样自然是允许的。另一方面，十七音的俳句我有时甚至译成七个汉字。尽管这样也不比原句少了些什么。这样自然也是可以的。就是说，长译文中不能有额外添加的内容；短译文中不能缺少原句中所含的内容。这就是我的观点。还有人主张用三五三、四五四等固定格式去译俳句。这样的观点我也不赞成。因为有的俳句可以那么译，有的却不行。就这么一双鞋，不管大脚小脚都要去硬套，行吗？不能削足适履。

田君的译文基本上是根据原文的，而且字数、行数都有安排。这样做是对的。但是，作为诗的译文，文字上应尽量想办法找有诗味的字面表达，不论用文言还是用白话去翻译，都要忠实于原文，表达方式和风格也应尽量贴近原文。像“秋老虎”是口语，用文言翻译就未见得妥当。这个词中国人都懂。秋天来了，本来应该凉爽了，却又热得跟夏天一样。用“老虎”来表现这种可怕的热，有它独到的风格。翻译时应予以注意。

岩城：今天打搅您抽出这么多宝贵的时间，谈了这么多有意义的话，实在太感谢了。希望以此为契机，以后能有幸经常聆听您的教诲。

林：不必客气，我们还是校友呢！欢迎和夫人来。

岩城：一定来，谢谢！

译者按：本文虽然采访、成文较早，但于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，故引为本书代序。本文原文曾经林林先生亲自校改删节，本文的使用也曾征得先生同意。这里使用时，我们基本尊重了先生的意见，但出于此文作为本书代序等考虑，对先生曾删去的个别段落和内容未忍割爱。特此说明。

自序

1991年7月，我领命来到北京上任，成为一名常驻记者。那时，从东京乘飞机到北京需要四个多小时，因为飞行路线不像现在可以飞越朝鲜半岛上空，而要绕道上海。飞机穿越云层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啊，终于来到大陆了！我是这样吟咏当时的心情的：

雲の峰いま大陸に立てりおり

越云峰，现已立身在大陆！

产生这种心境不光是因为飞行时间这一物理上的原因，更有一些别的理由。

此次踏上中国大陆前的十三年间，我作为一名日本的电视记者马不停蹄地跟踪采访过各式各样的题材。不论是作为社会部的记者还是政治部的记者，也不论是作为外信部的记者还是报道节目的编导，只要在采访现场，所到之处我都能隐约感到中国的存在。

特别是在政治部的那些年里，我先后有过三次访华经历：第一次是1987年随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访华；第二次是1988年随首相竹下登访华；第三次是1989年随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访华。除此之外，我

1993年的国庆节，多少有点呆板，
不如现在放得开



中日友好
植根於民
宋之光
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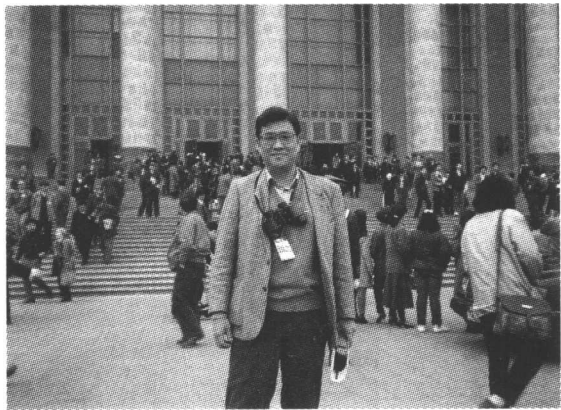
田建国（后立）与中国前驻日大使宋之光（前坐者）和夫人李清（左二）在一起

到中国出差的机会可谓不多。而且，既然是政治家的随行记者，就得在有限的日程里连续采访各种会谈、会见，活动范围极其狭小。所以，要说“去过中国”，也只能停留在十分淡薄而短暂的体验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对我而言总是既亲切又遥远。惟其如此，一直以来我也就更加盼望能够好好地亲眼看看中国。

下飞机后，我们走进了现今正在装修并准备改建成国内线专用的旧航站楼。当时，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市内还没有高速公路，得走“机场路”。实际上，我们一路尽钻马车缝了，汽车咣当山响，走得却很慢。来接我的前任在车里告诉我：“现在我们正在通过‘泪桥’。听说不少常驻北京的日本人，在离任回国经过这里的时候，都会心绪万千、潸然泪下的。”

弥漫在首都机场的消毒液的独特气味、拥挤堵塞的机场路、架在潮白河上的“泪桥”，这些便是我对中国切身体会中最原始的风景区。啊，亲切而遥远、令我心向往之的中国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！一种实在感从我踏在大地的脚底传遍了全身。我默默无语，伫立良久……

俳句是日本文学中的一种体裁，



(上) 中共十四大的时代……

(中) 全国人大聚集了全世界的记者

(下) 采访全国人大：望远镜是观察主席台的必备工具

通过俳句加随笔，畅谈对
中国的感受，是增进中
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
的有益尝试。

阮岩城浩幸 著《大陆遥遥》出版
岩城敦子

杨振亚



散人向杨振亚大使（右）赠书